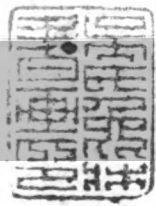




山陽錄叙

幼時披梁太子選至思舊賦歎其文不副題惟揭取日薄
虞淵二語寄痛爾迹來愴况寔盈萬族遡絕角至今所事
大君子筍簾蠡網講堂黼座孤蓬幽壑觸緒興感展山陽
錄定生志人余請志地定生畫界於乙酉余夏補厥前後
則有如泖上之兼推戲鴻竺塢之偕甥及子過觀海坊而
再見荆蒿入傳是院而恍聆磬鐸因清惠而追文介緣石
壘而懷石倉娥江斧劃誰勒幼婦于絕粒數公昆山壘枯
徒泣掘鼠于嬰城一旅兀坐恍恍莫若君家少保再脫豸
章出都時不可得矧遡與先尚寶握手長橋擊節長公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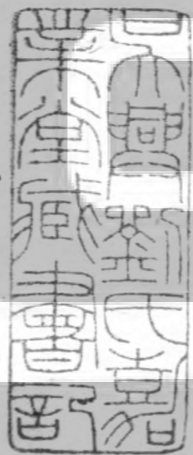


謀先生制義時哉予已難染詎復畱戀然枯木倚寒崖轉
使老婆舌嘲俗漢無已姑舉古德語麒麟客語參之既云
盡大地是老僧一隻眼又云傾四大海水未足喻多生眼
淚具是解者坐炤雪涕勿復作歧觀可也同郡年通家社
衲米題

山陽錄

五先生贊

宜興陳貞慧定生著



秋八月瑟居閒處念生平所師事父執者多化為箕
尾山河矣梁木其萎則吾將安仰不揣不文得五先
生所與疇昔者各為贊述聊附仰止不諉云爾其炳
炳大節當載國史慧亦何容置喙其間先君子同心
多海內巨公逆璫忠賢摧折未盡者見於甲申乙酉
別有論次其慧未親災或親而靈光歸然者俱不敢
及

陳徵君眉公先生繼儒

先生生太平盛世享上壽品棲谷汲者五十餘年妻梅子
鶴日居頑仙廬墨瀋淋漓煙雲供養四方載酒問奇累
不絕幾欲鐵其限先君浮沉仕宦於先生為晚合慧每刺
船過訪余山樾香煮茗意得忘歸先生於慧亦若有玄契
者人欽其和余重其介

贊曰綠瞳秋水人以為仙虬梅偃僂人以為禪先生殆
移我情矣噫其在成連海水之間

文相國湛持先生震孟

先生祥麟威鳳兩月平章海內重之如山先少保生平耐

久交指不多屈先生其一也每過吳門流連竟日蓋竺塢
居中蒼苔歷歷時有兩人杖頭痕慧亦尋在先世詩章贈
荅赫號往還累成冊蓋月得冷金便面者一雪蠶舊紙
者三四焉少保去世後有修怨者先生翼之以是為生死
交矣

贊曰方先生之為孝廉也以天下為己任而志軫於安
危先生之為相國也麤裘裘兩月而望著乎華彛余猶獲
見其人也蓋霞姿偉幹豐下而劍眉

張清惠公二無先生瑋

先生自秉鐸至御史中丞不改寒素蕭然數椽僅蔽風雨

清標高節孫文介後一人於先君為後起每以雁行視慧
慧不敢承先生益引為忘年交以同郡故孺子之榻月一
懸焉相對脫粟一盃覓鼓少許藜羹苦茗襍以清談永日
而已間有搯豚蹄壺酒來者却之笑指其腹曰吾兩人俱
豈任肉者

贊曰其貌瘦而古其人樸而古其於慧交也澹而古猶
憶己卯之歲客憲除夕先生流連慰藉不啻家人骨肉
焉古之人古之人嗟乎張先生

黃學士石齋先生周道

先生博學稽古躡用脩元美而上之蠅頭小楷塗竄甲乙

累如牛腰側弁而哦寒暑不輟為庶常讀書東觀先少保
過之見其蔬糲刻苦即深歎服後爭國是下詔獄與家農
部同繫情好最暱棊酒之暇先生輒指請室曰此吾兩人
山陽壚畔也已成碧鷄間道南都慧得從游焉先生每念
余兄輒淚雨覆面掇皮皆真者貌似中人弱不勝衣當大
事則侃侃不撓志節同信國而文章擅韓蘓之長

贊曰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在唐顏真卿在明方正
學君實之蹈海自沉天耶人耶武侯之鞠躬盡瘁不愧
不忤

華吏部鳳超先生允誠

先生於慧未謀面也先君棄慧十年而未邀國典厄於權也至甲申慧徒少請卹泣血南都得旨矣國賊阮大鍼旋中以黨將甘心焉先生時為驗封以書來曰尊公海內所仰重也某一日留而不為尊公竣此局為負職况目擊仁兄之罹禍况罹禍之所自来乎為負友先君卒有少保之贈嗟乎先生之於慧深矣戊子四月先生之得為完人也直木無曲歎介石不受緇六其所從來者素也

贊曰為須賈髮范睢擢之為荆軻髮白衣泣之為彼都人士之如蠶耶為盧蒲嫫之心長耶終不如先生之種種者為張睢陽齒而為顏常山舌

乙酉四君子贊

乙酉志變也四君子何賢也死也死以乙酉也前乎此者有矣後乎此者有矣即以死即以賢曷為四君子曰江以南也且於予有縞紵雅焉作乙酉四君子贊

侯銀臺峒曾

廣成先生風懷雋烈梗概自負其父啟東公與余先世已敦僑札焉清白子孫風華群從子顯子雲競賦雕妍之作惠連靈運羣飛螺黛之名斯文筆之絕優人倫之樂事矣乃其闔門就難舉族馳軍守膠上之孤城率江東之義旅

登陣噬血矢盡餉窮陰雨淋漓兩兒侍從何其悲壯者乎
城陷之日父子沉湘胥濤葬忠孝之魂孤島哭才情之鬼
響入心脾哀感頑艷矣

贊曰月黑城愁夜寒軍死碧血千年辣哉父子

徐宮詹沂

九一倜儻非常負公輔器一時名輩有君願之譽先君忤
權歸里落日河橋風塵古道雷連慰勞庶幾古歡乙亥先
君捐館優孟掉頭之歌慷慨於孫叔孝標絕交之論歎息
於任昉排難解紛以是為極不能忘又嘗為余母墓銘引
經據傳詳簡典蔚色絲黃絹誼足千秋甲申蒙難余片舸

蘇江悲歌相唁悵銅駝於關下惆金爵於長安蓋已逆知
今日之事矣乙酉而九一死陳子聞之而悲曰嗚呼有以
也

贊曰具區千頃正氣所鍾金幢絳節海市鮫宮

夏吏部允彝

藝仲才思神臯文章淵藪紅蘭獨笑丹霞自鮮劉中壘之
淹通張司空之博物人士矜其名秀焉壬申之歲簪紵長
干與爾公伯宗諸賢追河朔之文壇溯芙蓉之公讌嗣後
浮沉聚散誦明月章慨然久之乙酉聞變藝仲則出橐中
裝椎肥擊鮮置酒高會一時射鵰俠客繡虎名流西園謠

舞之賓少長咸集歌笑淋漓觥籌交錯客方羈酒乃起避
席更衣則已赴沅湘矣嗚呼男子哉

贊曰生存華屋視死如歸蕭蕭易水寒風送之

黃進士淳耀

蘊生夙負雋才蚤蜚俊譽無何而跼蹐名場青衫潦倒劉
武陵之到處虺隤郭櫟陽之所如枳棘有心者惜之午未
一第旋避馬阮之塵寄跡僧寮蓋是時識已定而學益老
矣尋而適斯大故哀笳攢夜愬笛煮心與廣成父子破家
結客死保殘城也城破慷慨大呼曰臣結髮讀書有年矣
死無以報高帝遂入清涼菴經死弟淳友亦死

贊曰白日悲風人生實難田光一死以報燕丹
十子篇

十子者皆江之上下聲相接也數年間或死於感情
或死於兵火或死於國賊或死於節義死皆有足念
者又皆陳子金石契也因約畧其生平而為之小贊
滿目山陽聊以寄予中郎虎賁之思而已不書地者
十子固天下士也其學同其道同其志同生平多兄
事弟畜者先後以齒戊子中秋前一日

吳貢士應箕

次尾翫髀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槩祖鞭劉

嘯虬髯颯々未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魯仲連欲醢梁王
灌夫痛罵程不識而頭顱老大齟舌不平氣亦是以不振
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之
志也

贊曰郢人運斤伯牙流水乾坤歷々何限餘子

楊解元廷樞

維斗靜樸有古道者風伯通橋畔一盃一葛脩如也龍蛇
之歲隱于鄧尉山中而玉骨如泥龍終見腊鑿坏不免擊
筑何從望白練于吳門可勝太息有子俊三孫仲謀也

贊曰維斗穆々邦家之光洞庭莫釐山高水長

錢太學禧

吉士善讀書善為文章善飲酒善罵癸未甲申讀書愈多
文章愈妙飲酒罵人愈奇愈痛愈淋漓無賴而莫可如何
而與予性命之交愈深明年遂死々又甚可悲也嗟呼是
古之傷心人也

贊曰吉士無聊乃逃之酒其或罵人罵亦不朽

雷副憲演祚

介公龍眠奇男子也烈皇帝時伏闕觸權貴人權貴人死
直聲大震無何燕京陸沉被髮狂號且慟且走握短槊結
汝潁風塵之客思欲得當以報漢也志未果讒者旋中以

伊霍事與仲馭同日遇害獄中泣唳鶴於華亭機雲並戮
悵可兒於姑孰周戴駢誅能不悲乎死之刻飲酒談笑自
若仲馭為慷慨書其胸曰先帝遺臣雷續祚

贊曰為夏侯為中散琴鳴呼介公終傷我心

周儀部鑣

仲馭名家進士余嘗于蕪關從之遊飲醇酒啖生鮓魚龍
角觝甚歡也久之上終軍之對笑賈傳之書蘭鋤玉則削
拂衣從上春門外歸而讀書學道著委宛紬二酉丹黃
油槩蓋扶風絳帳弟子半天下焉乃釁起辨奸孽繇憤世
身輕侶葉名重於山矣

贊曰茅峰鐵笛鹿蹟琴絲死而不死終古如斯

麻文學三衡

孟璿偉幹疎髯有志節好將帥之略然淹雅博文所著花
瑣志古香流麗得晉唐風氣憶歲癸未弔朗三過宛上落
日西風黃公壚畔余與孟璿不覺失聲一慟曾幾何時而
孟璿死更以烈死雖然人孰無死且人孰如孟璿之死也
贊曰聶政屠腸漸離矐目野水殘橋千秋猶哭

梅茂才郎中

朗三詩文書畫不愧風流痛飲歌騷居然名士丁丑之歲
與余同研西園觴歎鄴院琴謳春月酒闌紫簫紅幔而賦

牡丹十韵才情欲絕髣髴青蓮也自壬午南還貂裘潦倒
長缺歸來客舍悲羅鄴之讐看花墮孟郊之淚遂至埋珠
斷嶺瘞玉北邙悲不自勝泣將何及矣卒時年三十有七
有書帶沙羨二集行世

贊曰畫苑詩名襄陽摩詰惜哉斯人曾不四十

陳給諫子龍

卧子湖海人豪雲間名秀當其紅燭結華亭之社紫衣御
萼繪之盃走馬橫塘彈箏茂苑翩翩北海之賓奕々南皮
之客亦一世之風華也及其故園花盡江左鶯飛同張嶷
之捐軀等王琳之遇難又何其嶸嶸慷慨者乎彼徒薄有

才情賦江南而傷蕪城者又惘然自恨已

贊曰夜月要離春風李白酒市謫仙吳宮俠骨

顧太學杲

子方涇陽先生從子負氣使酒罵坐悲歌歷落旁若無人
也居恒與吳應箕張髯抵掌言天下可悲可嘯事輒嗚嗚
痛哭哭罷繼以歌間操不律為詩古文醉潘禪褫祖鞭誼
哭墨間胥有淚聲也既無可如何輒覽鏡自嘆曰大丈夫
不問封侯但何日但問沙場何日耳卒之果然

贊贊曰子方嶽々不可一世太湖千頃中有雄鬼

盧進士象觀

幼哲九台司馬弱弟少岐嶷亮大節每讀史至興亡成敗
及昔賢孝忠事傍徨歎息夜不遑寐若有自命者弱冠舉
進士即遇中原大故乾坤流血鬼嘯狐鳴則脫身從亡命
少年鬻弧注彈洞筋擢髓飴之也幼哲死天下之能為幼
哲與不可不為幼哲乃卒不為幼哲且并不樂有幼哲者
覩其面矣

贊曰幼哲一死歷千萬祀而不死者其心則死

又二子篇

余既為十子贊矣又一為江陰黃子一為太倉張子
張子成進士讀中秘書稱名太史志稍酬矣冉耕菜

莒照鄰病梨文章十命又可悲也黃子吳中鈞碣耳
戊子九月聞黃子死不死又何以為黃子也時年已
七十矣

黃貢士毓棋

介子負雋才少與弟毓初齊名孝綽孝威連鑣馳譽蓋縱
橫藝苑者四十餘年無何而十上南宮數奇不偶杜康橋
下豈無痛飲之人黃歇塚前時有悲秋之客蓋故園流浪
者又十餘年北走淮南走海流離瑣尾而卒以死嗟乎白
首臨刑霜風覆面田橫島上之客聞而悲之

贊曰七十老翁亦又何求西風太古落照千秋

張太史溥

天如好讀書奧麗喜賓客紬卷十行俱下削藁無玄不窺
所讐有十三經註疏通鑑記事本末歷代名臣奏議漢魏
百名家凡數百卷其文豐蔚典贍兼家丞庶子之長崇禎
丁丑余與仲馭朗三詩酒委上見其賓客輻輳帷如雲
口授吟謠手校墳典箏歌賞笑五官並應絕歎為二劉更
生未幾而玉殞蘭摧同輩傷焉然至甲申三月三光霧漲
九廟煙飛風流都盡矣天如之死未為不幸也况思曼才
情茂先書乘炳烺當世者乎

贊曰琴觴昔夜縱酒婁東周梅今日泉穴相從

附

陳山人裸

白室先生壯遊名山大川所至爭客之得其筆墨如隋珠
鄴錦橐中致千金裝者屢矣輒散去不顧張祐之禪智李
白之酒樓庶幾侶之所見雲煙萬狀蜃樓海市雁峰玉板
幾萬里遊益老腕益奇晚乃歸隱於虎丘也貴人姓氏以
此知先生真有道人也先生山水渲染不媿古大家曾作
雪景江南春二圖並一詩見寄晴窓展對每呼墨寶蚤不
知先生能詩然先生不使人知者矣多

贊曰樂哉斯人遯世無悶玩物丹青迹禪詩醞

伯仲篇

余伯也無祿生廿有九年而奄為萬歷己未今彈指三十年矣余念之如一日若初歿者時私述其平生梗概而識之不敢忘叔也長余二稔少同嬉長同學啣哀失恃同抱至痛也自己卯春補任民部余送之京口咽不成語目斷長江黯焉神瘁何憶竟成長別乎伯兮叔兮棄予如遺焉嗚呼痛哉因收淚為伯仲篇戊子十月二日書

伯子文學孫謀貞貽

兄孫謀甫弱冠才名大噪縱筆數千言波委雲層試輒冠

執軍經問竒屨錯於戶海內多稱孫謀才子才子云而余伯也實悃悃懋至行人也往余大人奉命江以西執湖口稅璫甚力流言為沸道路匈匈命余伯也一夕嘔血數升遷延無幾何而卒夫伯至性天植有如此者邑玉潭之上讀書遺廬故在焉深山自給日惟蔬豆在圃一日雨雪而道遇號寒也者輒愴然解衣贈之里長老迄今能道其事吉水鄒爾瞻先生顏基曰篤行好學吾父傷而自為之記為之銘與傳則相國以偉李宗伯騰芳李太史光元諸巨公也又其為諸生時吳門姚太史願為友江上李侍御北面執弟子焉余伯也輒深自避匿若不以為重也者昔范

忠宣未貴時讀書帳中頂如墨色自布衣至宰相器識淵
沉人稱是父是子呂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異之曰後
日必為公輔余伯也而祿蟬聯焜熠寧讓古人乃竟塞默
弗痛庸貴志以歿傷哉伯也所著有大全性理纂註及當
壚度世諸傳奇

贊曰伯之生也吾宗為有人吾父為有子而天下所仰
為龍文豹霧之在山伯之歿也吾宗為無人吾父為無
子其升沉感歎又豈徒余一人之雪涕而漣漣嗟乎伯
也却窺導族涵泳鑽研其所勤朝夕者惟欲究性命
而學聖賢在家曾史在國為方虎是豈烏衣塵尾西園

觴咏之翮雖則無年吾宗之興廢吾父之傷心繫焉
嗟乎胡不永年

叔子農部則兼貞達

兄則兼生而雋穎美丰容家君絕憐愛之少以疾故遂愛
而忘其勞也十八補弟子員歷甲子丁卯試旋以家君任
入太學初補南太僕主簿為同長鄒匪石先生賞識轉南
水部母王安人疾余叔也日夜焚禱願以身代母也母疾
草哀毀踰禮家君呼而前曰孝有盡乎勉其大者遠者而
已叔與慧聽受教乙亥家君捐館號泣如之余叔也平居
昵乎麪生多長夜飲且豪人咸目之曰酒人余叔也雖

多是少之疑作
以是多之

酒乎人而至性敦行造之感動路人余叔也又豈酒人乎
已卯補任民部尚書郎觸璫下詔獄自北寺移西庫與石
齋黃先生稱金石交董工部某葉民部庭秀黃太史文煥
相唱和焉後璫以不法遭顯戮烈皇帝知前之詔獄寃也
洗濯之隨補順天知事無何而有甲申三月之變罵不屈
賊之創之甚罵益力賊碎其首棄屍馬糞中三日後有晉
陵陳錦衣者憐其忠具棺殮事焉已虜余叔也貌恂恂處
子耳而臨難不避大節皦然者雖其生平使酒好氣即不
以權貴少挫用是多拂人意而人亦多是少之遇正人君
子未嘗不折節勤禮握手交歡晚也瀕死者數矣死盜死
璫死詔獄而卒不死於地天崩裂之時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叔也得死所哉

贊曰悲歌罵座而能罵甲申三月之賊罵也可傳酒酣
使氣而能狗甲申三月之難使氣也可傳少而彈箏擊
鼓張筵豪飲者二十載中而崎嶇歷落風雨患難者又
十數年殘骸燕市落照西園痛徒之零散咽泉石之可
憐惟余為余父請郵長號拜疏將余兄之烈死白之關
下也然志未酬而忠未錄者又日夜而痛我心矣已虜
盖有待焉

山陽錄跋

定生先生為復社領袖縞紵滿天下兵燹之後零落殆盡
恨別感時驚心濺淚此錄之作何能已也繚繞哀音聲
聲入破山陽暮笛感頑艷而淒心脾人言愁我亦欲愁矣
癸卯孟夏松陵楊復古識

予友吳江楊慧櫻進士喜國朝名家
小品嘗錄得數百種曰續昭代叢書
予家秋園雜珮皆從之借鈔者也

書

上海圖書館藏

